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卷一千四百十二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宋 呂本中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

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
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
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

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

趙公作

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畝涉佗拔衛
侯之手及挽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杜氏注六年鄭伐周

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

卯禘於僖公

杜氏注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

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

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

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

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
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
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
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讎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陽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

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
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
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
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
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

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
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其義
君子不與也

蘓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
郕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書竊
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
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

公作蠆

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杜氏注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六月

伐陽闕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
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
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
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
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年衛侯將

如五氏

杜氏注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年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年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

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地

襄陵許氏曰此伐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
往晉為盟主宗也前此不諱此何以諱存之也王
道衰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
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
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替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寔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

公穀作
頰下同

谷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

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

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僇，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
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
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

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

公作運

謹龜陰

穀有之字

田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劉氏意林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豈有他哉順其
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
及鄆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
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
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
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
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圍人杜氏注武叔之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

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

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衆兇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郈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

書園邱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園邱則彊亦
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
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
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
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
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
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

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

公作世

心出奔曹宋公子地

公作池

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
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
魍懼將走公開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
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

公作邀

會于安甫

公安甫作安甫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

公穀有宋字

仲佗石彊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彊出奔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彊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黜故以失二弟

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
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公作池自

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公作世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雖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為謂之及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

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
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
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洺

公穀作荏盟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
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

杜氏注墮毀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為自固其
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
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武夷胡氏傳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公作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蘓氏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

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
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
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
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
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

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

穀無衛侯

次于垂葭

公作瑕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蘓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
志不及國矣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
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
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
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哀公三年冬
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
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
奔臨十二月彊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
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
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
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
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
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
赦之罪

冬晉荀寅

公有及字

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
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
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
于夾谷畝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
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
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
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

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
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
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
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蘓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鈞也鞅以有助故得復
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

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

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太戾矣趙鞅歸於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易辭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薛弒其君比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
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
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
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
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

公穀作晉

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

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
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

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
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
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
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
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公作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作作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
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

公作醉

李吳子光卒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
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

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樵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樵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哀也
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檇李吳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
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槁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

杜氏注脾上

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脰者何俎實也腥曰脰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脰祭社之肉盛以脰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脰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

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粢太子羞之謂戲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太子奔宋盡逐
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
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
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
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
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
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召宋
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崩躓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崩躓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崩躓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崩躓欲弑其母不能為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

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
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
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
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
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
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
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

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
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何氏注漫者徧食其身

穀梁傳不敬大焉

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能齧牛纜傷皮膚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吳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
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
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
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
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
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
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何氏注運轉也巳卜春三

月不吉復轉卜

夏三月周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官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
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

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

公作軒

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蔭蔭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擘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

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

如殺作弋下同

氏卒

公羊傳：如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

穀作稷

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

則書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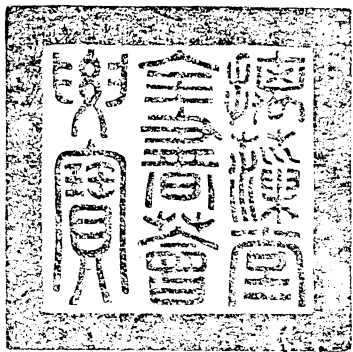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二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膳錄監生臣馬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

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杜氏注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
昭王奔隨壞宗廟徙祭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
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

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自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

襄陵許氏曰隨列諸侯許復有國王霸不作荆人擅命矣

麇鼠食郊牛

穀有角字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麤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斛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
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
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
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
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免卜

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
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
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
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享道也
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

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牛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武夷胡氏傳麤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
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
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
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
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
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
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
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

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濶東田濶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濶水今三卿帥

師伐邾又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不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

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武夷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尊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

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
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
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
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

注子南靈
公子郢也

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

子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陸氏微旨傳言蒯瞶雖出奔而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居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

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

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
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呂氏曰崩躓與輒固無責矣然聖人備書之者以為
天下之惡無所不有故春秋所書無所不戒固聖
人委曲垂教使天下盡反人道之正而不憚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公作軒

達帥師戰于鐵

公作栗鄭師敗績

左氏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
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
車中獲其蠡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注鐵在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杜氏注元年蔡請遷于

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

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武夷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

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

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

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
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
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
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
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
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
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
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

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劉氏傳此衛戚也曷為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

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蒯賁為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

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
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
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
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
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
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
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
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
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
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
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
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烏有父不慈

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劉氏傳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

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蓋
非禮也矣

武夷胡氏傳桓僖親盡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
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氏其祖考仁也或七
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
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
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

公作
陽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

公作三月

月庚戌盜殺

公穀作弒

蔡侯申

左氏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

公孫姓公孫盱

杜氏曰盱即霍也

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

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劉氏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日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於大廟有諱之道存焉爾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殺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也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解併在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

公有歸字

姓公孫霍

左氏傳解在上

晉人執戎蠻

公作曼

子赤歸于楚

左氏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

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闕

襄梁及霍

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單浮餘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

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

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

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於楚畏楚之彊也春秋之世諸侯專視強弱以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滅絕不道之極也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

公作蒲

社災

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拵之拵其上而柴其下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杜氏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公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

公作杵處

白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其閏數也喪曷為以閏
數喪之以月筭者以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

公作
葭

杜氏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
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
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
歸之豈特僅僅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來歲
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
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
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莒施來奔

杜氏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
罪之也

蘓氏曰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如之子荼嬖公疾使
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
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

襄陵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
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命公子申
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子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

左氏傳八月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

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鶯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瀆之丘

伊川先生解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武夷胡氏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

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

荼世其國矣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作舍

左氏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
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
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
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爻冒溥

杜氏注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

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
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
為弒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
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
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
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
著而陽生與有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構怨至是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囷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郕

穀作
繒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

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

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

聽乃與之反自郟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氏注郟今琅邪郟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

信

大國吳也

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

怪諸

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

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

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忽
荅大夫

不樂而出

季孟異佞直
不同故罷饗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

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

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於郟衍

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

范氏注惡其不能死社稷

辨疑趙子曰來者至內之辭

劉氏傳孰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為諱公一闔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

蘇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

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春秋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四百十四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十

宋 呂本中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傳七年冬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
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
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

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捐丘大城鍾邗八年春宋
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殺之

蘓氏曰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
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武夷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左氏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
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
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
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
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
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

泰山孫氏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
兵加於都城也

武夷胡氏傳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
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
戰于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
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
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遂盟於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
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
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
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
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
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讜及闡

公作僮
下同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

伊川先生解內失邑不書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杜氏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陸氏纂例魯不與季姬故怒而取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注魯懼二

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

諸樓臺梲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草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左氏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
闡季姬嬖故也

伊川先生解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
惠也

泰山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故齊人歸謹及闡
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
歸則又甚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

人取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

惡而美之也

吳氏曰吳之伐我齊侯之取謹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於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謹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

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

劉氏傳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
一人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竒變滋
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
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呂氏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草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齊人
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
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
狄伐中國其事可知也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傳在上文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於
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
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
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
齊侯為是取謹及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

歸益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
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也禮義之
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
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
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
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
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
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

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
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

公作寅

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武夷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

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真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哀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傳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

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老幼守官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

務人公為昭公子

見保者而泣曰事

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
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孟
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
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再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喪
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
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

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謹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襄陵許氏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

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公作表頗出奔鄭

左氏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為人臣而刻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
於嬴中軍從王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
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甲戌戰
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脊門巢王卒助之大
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草車
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篋尉象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治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
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也

初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
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

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
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

有無

里廛也謂商賈
所居之區域

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
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
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

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
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
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
矣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
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
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
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

賦以足兵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
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杜氏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

劉氏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
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薨命於天子然後
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

人不命於天子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
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
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
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
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

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
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
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
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
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孟子卒吳女也諱取同姓故曰孟子魯之君
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彊吳之威欲
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
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於瀆姓亂倫而不辭也春秋
之世君臣上下所以持其國家者皆如是曰孟子
卒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公會吳于橐臯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乃不尋盟

杜氏注橐臯在淮南逡迤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公作運

左氏傳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
大宰詒說乃舍衛侯

杜氏注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出戈
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
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出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
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出十二月鄭罕達救出丙申

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公作螽

左氏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

公作軒

達帥師取宋師于囷

左氏傳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
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
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
于岳報雍丘之師也

夏許男成公作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吳及越平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
伯之辭也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泰山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
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在吳子者晉
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
侯小大震栗皆宗於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

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夫差主中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為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外四裔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為後世之戒也春秋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

曰城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武夷胡氏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

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彊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
文靜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
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
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
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
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
可以廢焉者也

襄陵許氏曰左氏傳春秋曰先晉紀國語曰先吳此

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
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
人恥吳先之故諱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
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

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冬，吳及越平。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角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泰山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武夷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
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
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
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
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
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

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
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
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
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
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

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唯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公作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孛于東方向見於旦也

何氏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

見故言東方知為旦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出之次者見於
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
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
也

盜殺陳夏區

公作強

夫

十有二月螽

公作螽

襄陵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

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

杜氏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

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

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

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泰山孫氏曰天子失正自東遷始諸侯失正自會涇梁始故自隱公至於涇梁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自涇梁之會至於申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大夫專執之自申之會至於獲麟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吳楚迭制之聖王憲度

禮樂衣冠遺風舊政蓋埽地矣中國淪胥逮此而
盡前此猶可言者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
言者諸侯泯泯制命在吳無復中國霸主之遺烈
故也

蘇氏曰春秋起於五霸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
適其時耳

常山劉氏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時有者何以應
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

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時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乎聖人為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於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也

武夷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籥韶作春秋

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
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
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勇夫志士精誠所
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盖有之矣況聖人
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
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刀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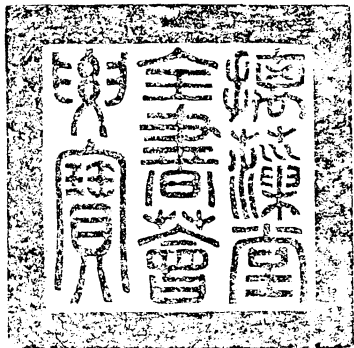
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

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揆亂

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
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
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解卷三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騰錄監生臣馬培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